

■记忆

一首情怀如火的老歌

□舒平

一次知青聚会晚会上，一位同学即席唱起了当年流传很广的知青歌曲《惜别》：“红烛将残，杯酒已干，相对无言无语……”那满怀悲怆、深情萦回的旋律，一下子将大家带回那历尽艰难困苦又充满浪漫豪情的青春岁月，当年满头黑发而今两鬓秋霜的男女同学，随着歌声哼唱着，一个个泪水涟漪……

其实这是诞生于20世纪抗战年代的一首历史歌曲，相传为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间的爱情故事，在东北青年学生中流行，70年代改编为知青歌曲，歌名《惜别》，又称《风沙之歌》，曾被定为“黄歌”遭查禁。歌词版本很多，下面是流传较普遍的一版：

红烛将残，杯酒已干，相对无言无语。夕阳洒醉，谁漫长夜何漫漫。共君一夕话，明日各天涯，纵然惜别终须别，后谁复知见期。

关山远隔，魂梦相牵，无翅难翔难翔。遥望云天，思念故人泪沾裳。劝君多勉励，愿君常欢颜，只要心心永铭记，相隔两地又何妨。

如蛾爱火，如萤爱夜，吾辈爱难爱爱。风沙何惧，昂首挺身走向前。擦干腮边泪，脱去绣花衫，温室不是我们的家，要那漫天的风沙。

爱情绵绵，如胶如漆，儿女情长情长。男儿立志，借有青年何悲伤。今宵与君别离，明日我归故乡，上天不负多情侣，深情蜜意永久长。

各种版本的歌词差异较大，有的句子改得面目全非，如：“纵然惜别终须别，别后不知何日见”意尚可，太浅白；“纵然惜别终须别，谁知何年再见妻”有些牵强附会；“纵然惜别终须别，谁之多情负贤妻”叫人莫名其妙。而“如蛾爱火，如萤爱夜，吾婢爱男爱男”就让人啼笑皆非了。最后一段有这样唱的：“男儿立志，皆由少年何悲叹。今朝痛别离，明日赴战场，上天不负多情侣，胜利凯旋归故乡。”这与那种缠缠绵绵、卿卿我我的词句大相径庭；情侣痛苦别离，男儿奔赴战场，相聚只有等到赶走侵略者胜利凯旋的那一天。这似应贴近歌的原貌本意。后来搜寻这首歌的相关资料、信息，作家张铁成先生提供了这样的最后一段歌词：

烽火大地，血染河山，祖国多难多难。风尘儿女，接受新的冶炼。残冬至酷寒，哪怕春遥远，迎接风沙在高原，跋涉犹未完。

将个人爱情升华为民族大义的热血豪情，完全是一首抒发流亡青年赴难情怀的抗战歌曲了。

歌的曲子缠绵而富激情，哀伤不失悠扬，通俗晓畅易记，听一遍就铭记在心了，藏于心扉的音律与历史的回声碰撞共鸣。相传这首歌是由郭沫若作词，一说是宋美龄作词，郭沫若原日本夫人安娜作曲，说郭沫若将返回中国，但安娜不能与其同行，从此将天各一方，在依依惜别中，安娜写下了这首催人泪下的曲子。

几经考证，《惜别·风沙之歌》词作者不是郭沫若，也不是宋美龄，而是安犀和孙序夫。

安犀，解放后改名为“安西”，伪满时期东北青年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山城》、剧本《姜家老店》等，经常在《满洲映画》(后改为《电影画报》)发表评论文章。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评剧院从事剧本创作，写过《向阳商店》《钟离剑》《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剧本。孙序夫，又名孙北，笔名黑风，20岁就在伪满协和会团做编导，1943年流亡到重庆，后来加入民盟，致力于反抗国民党黑暗统治。1948年作为地下党员，配合中共沈阳工委接管《前进报》，创办《工人报》。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长期下放劳动，“文革”后得到平反。

这首歌是1941年末，孙序夫和安犀在锦州送投向抗战大后方的友人入关，与锦州报人在酒馆喝酒时，根据一首日本歌曲填写出来的。当时即兴联句而作《风沙之歌》的第一、二首。后来安犀又写了第三首，孙序夫续写了第四、五、六首，总共6首。《风沙之歌》表达了流亡青年的心声，在蒋管区大后方青年学生中非常流行，沈阳、长春等地很多人都唱过，后来唱歌的人改为《惜别》，也有人称之为《流亡之歌》。由于种种原因，歌曲虽受人们喜爱，但始终未能被歌本收录，几近失传，后来移植为知青歌曲才流传下来。北方文艺出版社1997年2月出版的《解语花——中国三四十年代流行歌曲》(刘健选编)曾收录其中，不过歌词不

全，记谱也有值得修改之处。

据孙序夫和安犀的老朋友赵家实老人回忆，这首歌的第一、三段的歌词原为：

红烛将残，瓶酒已干，相对无言、无言！群羊就缚谁援？长夜何漫漫！共君一席话，明日各天涯，纵然惜别仍须别，谁复知见期？

如蛾爱火，如萤爱夜，我辈受难、受难！风沙何俱，昂首挺身走向前！擦干腮边泪，脱去绣花衫，温室不是我们的家，要那漫天的风沙！

“群羊就缚谁援？长夜何漫漫！”“如蛾爱火，如萤爱夜，我辈受难、受难！”是流亡青年不甘日本侵略者铁蹄蹂躏的反抗精神的真实写照，后来的“吾辈爱难爱爱”似从“我辈受难爱爱”演变而来。网友搜集的歌词第二段是这样的：“更漏苦短，今宵话长，万绪千愁千愁……忘记别离苦，抛弃旧责任……”虽残缺不全，却贴近歌词的原貌。

据网友“加拿大老华侨”回忆，还有一段歌词，曾在当时东北知识分子中传唱过：“如鱼得水…… 脱去协和服，穿上中山装，满洲不是我们的家，努力建设新中华！”而今我们见到的歌词仅为5段，最后一段疑似后人杜撰，各种版本内容差异较大。

感受最深的是知青岁月唱起《惜别·风沙之歌》的那种心灵惆怅、悸动又有些亢奋的五味杂陈。“共君一夕话，明日各天涯。纵然惜别终须别，别后谁复知见期。”描写两个至亲的人即将离别时的难舍难分——在一个寂静的夜晚，两个人促膝相对，残烛即将燃尽最后一滴烛泪，杯中的送别酒也已经喝干，然后是倾诉、叮嘱和满含悲壮、幽怨的安慰与勉励，“劝君多勉励，愿君常欢颜，只要心心永铭记，相隔两地又何妨。”不得不分离的忧伤与无奈，在看不到前途的情况下那种锥心泣血的祝祷。“擦干腮边泪，脱去绣花衫，温室不是我们的家，要那漫天的风沙。”要努力，要发愤，要在明天的大风大浪里闯出一番事业的殷殷期待。“残冬至酷寒，哪怕春遥远，迎接风沙在高原，跋涉犹未完。”做好了人生旅途艰苦拼搏的准备，下定了忍辱负重跋涉远行的决心。

当年在知青中流传的很多支歌曲，能够让我至今还没有完全忘记的只有这一首歌。可以说这是一首洋溢着真挚、情怀如火的励志歌曲。唱起它，就不禁想起当年流行的那首主流知青歌曲：

塞北的狂风吹硬了我们的筋骨，

南国的烈日晒黑了我们的臂膀。

……

时光匆匆，青春岁月一去不复返，然而那难忘的经历和动人的歌声一起，长留心中。

我的父亲是农民

□张俊彪

我的父亲是农民，
祖祖辈辈都是农民。

父亲长到十多岁，
红河两岸有了红军。
在一个鸡叫的黎明，
父亲担水来到红河之滨；
荒草滩头昏迷了一个汉子，
满身伤裂，遍体血淋……
父亲将他救回家中秘密疗养，
后来才知道伤员的真实身份：
红军游击队的指导员，
临走时发展父亲为红军秘密送信……
我的父亲是农民，
一个威武勇敢的农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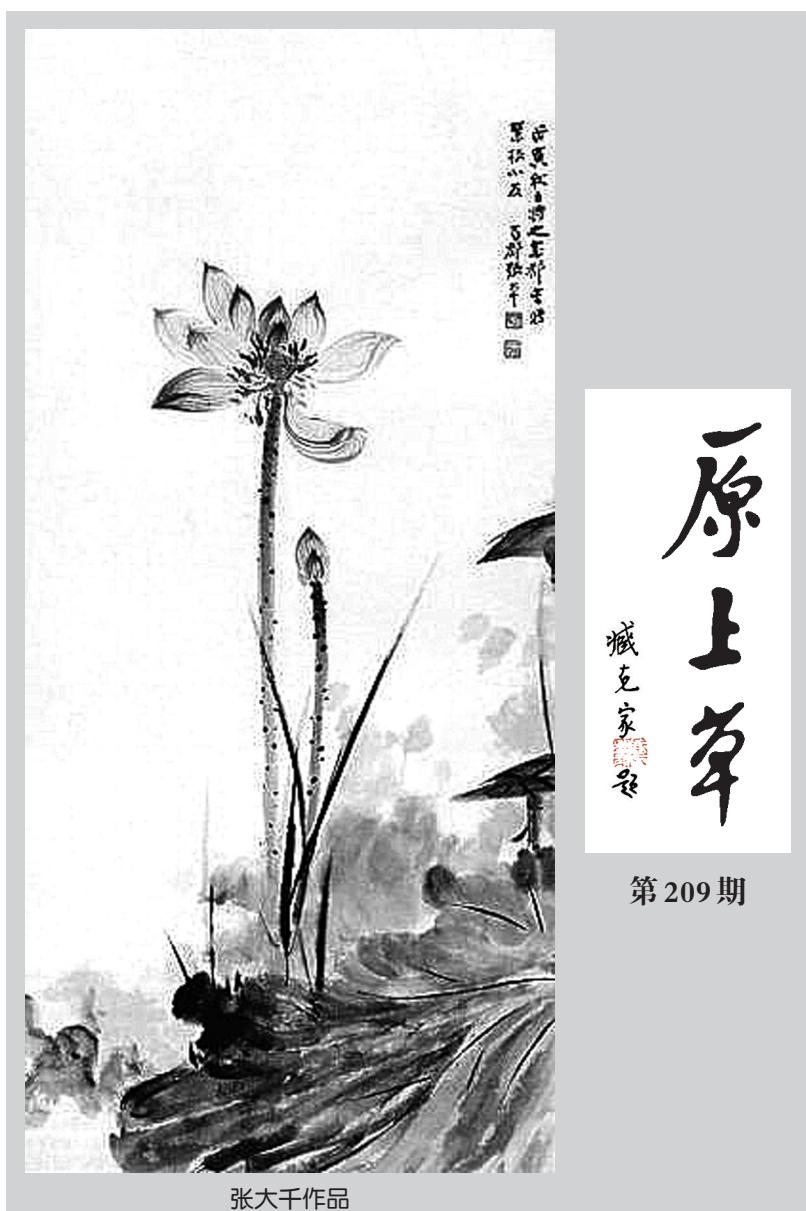
从此，父亲是一名地下情报交通员，传递红军信息，仍以种地为本。
有一天，他在红河北岸为牛割草，突然山洪暴发，红河涛吼奔腾；
一个小战士在洪水中挣扎，对岸敌兵追击，枪弹打得土飞石崩。
父亲用扁担和草绳，救出了陕甘边特委小警卫的性命……
我的父亲是农民，
一个舍身救人的农民。

红河两岸游击割据，
昼走白军，夜迎红军。
白军将父亲当作游击队指导员，押到红河南山上喝令新兵瞄准；

父亲站在一道悬崖边上，在枪响前毅然纵身跳下崖根……
半天一夜，山风吹醒，绳断索碎，活下一命……
我的父亲是农民，一个九死一生的农民。

终于，父亲渐渐地老了，
犹如一袭影子，一盘树根；
更像一座大山，一条长河，
愈来愈清晰地融入我的魂灵，走进我的身心。
三四十，他早已白了须发，
五六十，黄土地嵌满他播撒种子的身影；
七八十，他依旧是日出而做，日落而息，
年将九旬，春去秋来，他每日就痴坐地头，
笑看花开落入梦，愣对谷穗糜穗出神……
我的父亲是农民，一个离不开土地的农民。

谁知，父亲永远地走了，
他走在今年立冬之日的清晨。
神州阴霾，大地冷雨，父亲去时——
如同落叶无声，灯灭无声。
我是一个可悲的游子，没见父亲最后一面，
却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南国海滨。
一路雨雾迷茫，一路雪霏弥漫，
还有那一路的寂冷，一路的锥心；
我携妻带女，千里奔丧，
起五更，赶夜路，回乡祭奠父亲……
我的父亲是农民，一个一去不返的农民。



张大千作品

原上草
臧克家书

第209期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两年前那次初秋的塞外沙湖之行，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我们是在下午到达沙湖的。初秋的沙湖，秋高气爽，在阳光的映衬下，沙漠是金黄色的，湖水是碧蓝色的，天空是银白色的，长在湖中一片片的芦苇竟呈现出绿白黄三色了。绿的是芦叶，白的是芦花，黄的是芦茎。这五光十色构成的沙湖蔚为壮观，让人目不暇接。我们进入沙湖景区，镌刻在高大石碑上的“沙湖”二字，赫然耸立在我们的眼前，这字苍劲有力，让人过目难忘。漫步堤岸，徐徐秋风扑面而来，使人陶然欲醉，几天来长途跋涉带来的疲劳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伫立沙湖堤岸，极目远眺，可看见远处峻峭挺拔的贺兰山脉绵亘起伏，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闪光。贺兰山像一道天然的屏障，将腾格里沙漠阻隔在沙湖的西侧，也阻止了西北塞外冷空气的南下入侵，为沙湖及银川平原良好生态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望着重峦叠嶂的贺兰山，不禁想起了唐代诗人王维《老将行》里的两句：“贺兰山下阵如云，羽箭交驰日夕闻。”

贺兰山下是广袤的荒漠沙地，从山脚一直延伸到湖边。仿佛是造物主特别安排，宽广的沙漠和偌大的湖泊交汇在一起，不知是沙漠包围了湖水，还是湖水侵入了沙漠，使沙与湖在这里得到了共存，也构成了我国最具特色的内陆湖。正当我们沉浸在欣赏沙湖美景的喜悦之

中，一阵阵驼铃声从远处飘至我们的耳际，这铃声清脆而又纯净，循声望去，依稀可见远处一队队骆驼在沙漠中旅行，看着首尾相接的骆驼队伍，增添了我们不少的情趣。

站在湖畔的观光塔的最高处鸟瞰沙湖，湖呈月牙形状，与广阔的沙漠相映成趣。从蓝盈盈的清澈的湖水中，可以看得见深绿色的水草和黝黑的湖泥。堤岸的周边点缀着一些垂钓台和造型各异的亭台楼阁、行宫别墅。湖中长着一些芦苇，秋季正是芦花绽放的时节，绿中带白。芦苇从一点点，一片片，一蓬蓬，千姿百态，错落有致，在秋风的吹拂下，曲折幽深，摇曳摆动，仿佛在湖中翻滚的千顷波浪，也给湖面送来了阵阵芦花的芬芳。

湖中最惹人注目的是停留在水面和芦苇丛中的鸟类。据当地同志介绍，这里的鸟类品种数量繁多，有鸥、鹭、鹤、天鹅、夜莺、斑鸠、雀鹰、峰鹰、布谷鸟、啄木鸟等。数量最多的是水鸭，还有难得一见的珍稀鸟类，如黑鹳、中华秋沙鸭、白尾海雕等。我们朝空中望去，一群鸟儿一字排开，不断变换队形。正当我们看得入神时，忽然距我们不远的垂钓处出现了一阵噪动，原来是一位垂钓者从湖中钓起了一条大鱼。据垂钓者介绍，沙湖是一个巨大的天然养鱼池。鱼有17种之多，盛产鲤鱼、鲶鱼、鲫鱼、草鱼，还有难得一见的娃娃鱼、北方的武昌鱼等。这位垂钓者脸上流露出难以掩饰的自豪。的确，良好的生态环境，使这里成

了芦苇的世界、鸟类的天堂、鱼儿的乐园。

我幻想，要是一直能留在这里度过四季，那该有多好啊！冬天，白雪皑皑的沙漠，在一片银色的世界中看冰冻的湖中景色，看打渔人如何敲开冰层在湖中捕捞，那是怎样美妙动人。万里冰封的北国风光；春天，万物复苏，百花争艳。芦苇返青，绿影摇曳，让人感受到绿

从梦幻的想象中叫醒，于是我收回思绪，开始登船。沙湖的船有500余艘，大船小艇各式各样。为了欣赏湖中景色，我们乘坐的是小艇。偌大的湖面，小艇宛如一叶轻舟，轻盈飘逸。坐在船内，阵阵凉风夹着丝丝水气扑面而来，使我们感到空气格外清新，沁人心脾。快到湖心，忽然有一条鱼撞在前舱，发出巨大的声响，我们还没看清这条撞艇之鱼的模样，它便迅速地落到湖中去了。我们想这条鱼被这么一撞，肯定受伤不轻吧。小艇在湖中快速行驶，空中有几只海鸥、鹭鸟跟着小艇紧追，可不到片刻工夫，这几只鸥鹭就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坐在船中，我们心中充满了喜悦。

沙湖的南面是银川，距我们非常之近。

早在公元407年，这里就有屯垦戍边的历史。但真正将这片沼泽洼地改造成今天的环境优美的生态之湖，是从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的。

当地同志介绍：“1949年党和政府将这里作为农垦基地。1986年又将这里列为重点保护区，接着开始实施了大规模的治沙造湖工程。目前，沙湖及周边地区的总面积达到40多平方公里，其中湖泊面积就达到20平方公里。”天下黄河富宁夏”的梦想，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上变成了现实！”

时间已临近黄昏，小艇开始了回程。天空中的云霞像瓦楞式的排列，在夕阳的照射下，变幻成了一片片彩霞。此时的小艇放缓了速度，风也小了，湖面波澜不惊，只留下一道道细细的波纹。只见晚霞将余晖洒向湖面，整个湖面好似黄金铸成。沙湖又向我们展现出我们从未见过的景象。此时湖面很静，只有小艇马达发出的低沉、暗哑的声音。只见晚霞满天，贺兰山折射出万道余光。芦苇的影子在湖面上勾勒出曲曲折折的倒影。成群的鸥鹭、水鸟披着余晖游向芦苇的深处。小艇驶过之处，在湖面上轻轻划出了长长的涟漪，波光粼粼，浮光跃金。黄昏时的沙湖处在恬静、优美的余晖之中。看到这景色，就像喝了一杯醇香美酒一般，使人酣畅淋漓。

曾有人说，“沙和水是不能共生的”。看到沙湖的现实美景，我们不能不佩服这方土地上人民的创造力。

沙湖印象

□宋建民

■纪念

——纪念高嵩先生

□若琴

高嵩老师走了，在炎热的夏天。

他是父亲绿原新时期结识的一位朋友，小父亲15岁，相互间却有着无碍的心灵沟通。

高嵩1960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曾在教育界任职20年，是一位深受学生爱戴的老师；“文革”结束后他获得了彻底平反，曾担任宁夏文联委员和作协副主席、自治区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兼宁夏政协常委。

高嵩关注父亲的诗歌美学至少在30年前。这些年，高老师为父亲的诗歌新作写过不少有分量的评论文章，例如《生命哲学的幽思——读绿原新作〈哦，你〉》《雪线以上的孤攀者——绿原诗断议》《关于〈微型诗学〉的札记》《评绿原〈……他走着〉》。

作为学者的高嵩，其诗评是颇具个人特色的，他从不人云亦云，珍视从自己内心深处流出来的真实文学感受，除了厚重的长文外，短文他也写得十分精巧。

作为文学学者及文艺批评家的高嵩，还发表过《论丁玲人格》《鲁藜诗断议》《邵燕祥诗断议》《毛琦诗断议》《青海高原的歌鸟》《张贤亮小说论》等多种文论。“断议体”这种诗评样式被打上他的个人印记，而《张贤亮小说论》则获得宁夏社科优秀奖。除了关注当代的诗人作家，高嵩老师的视线还穿越了历史隧道，因而又有《李白杜甫诗选译》《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考释》等专著出版。他是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三届理事，绝非浪得虚名。高嵩老师是河北省阜城人，汉族，却出版有《回国民源考论》，他的治史功力，又使得他无愧历史学家的身份。

高嵩出生于书香门第，外祖父担任过天津某报刊的主编，毕业于天津女子师范的母亲，则是他的文学启蒙老师。高嵩1956年开始发表作品时，年方十九。2001年他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马嵬驿》，被小说家张贤亮称为“非常优秀的作品”，并于2002年获得《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身为作家的评论家，因为深谙创作之道，他的文学评论就十分到位，绝不隔靴搔痒。

让我感到惊奇的是，2007年高嵩又出版了《岩画中的文字和文字中的历史》这部研究专著。之前就听罗飞叔叔说：高嵩这几年一头扎进了“岩画研究”中。我很好奇，岩画中究竟有什么奥秘，居然吸引了高老师许多年，并让他下决心带着女儿一头扎进去。

非专业人士对专业学术问题，自然不能多所置喙，但作为华夏子孙，我还是为高嵩的研究成果感到骄傲。因为《岩画中的文字和文字中的历史》所研究的课题，涉及到中华民族历史的起源。

高嵩对贺兰山岩画的兴趣始于上世纪90年代，他认为：贺兰山岩画不是表象的“画”，其中藏有“文字”，即不像画的文字和像画的文字，而文字中蕴含丰富的历史信息。他以文字学、音韵学和古文献组成了一个“学术三角”的锐利工具，带着女儿向岩画进发。经过4年的艰苦跋涉，他们从贺兰山岩画中找到了夏朝18位帝王之名及应用文字，并对近300个文字进行解读。知名古文字学家和音韵学家、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理事周祖庠先生说：“我们要找的商以前的历史，竟也比较系统地隐藏在贺兰山岩画中”，“是高先生为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初步找到了比较系统的原始证据，这是对中华民族史前史的研究与证明作出的杰出贡献”。除史前考古文字学外，该课题对岩画文字学和古埃及圣书文字学也有特殊的意义。

2012年高嵩出版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大麦地岩画——夏朝档案》。大麦地岩画是贺兰山岩画的特殊部分，4200年前神秘的夏朝历史在高嵩的研究中被徐徐揭开了面纱。此时，因为胃底静脉曲张引发大出血，高嵩已是三次入院抢救，死里逃生。他在与死神赛跑，他请记者代为呼吁大麦地岩画的伟大之处：对夏朝历史的记载，留下了纲领性的档案；保存了夏人记夏史之真；是对夏文字的生动展示；用岩画文字显示了夏时居住在大麦地及整个不周山的月氏大夏的存在及其处于时代前沿的文化水平。他说